

厄尔尼诺

苏 昱 著

厄尔尼诺

“苏州河”三部曲之一——《厄尔尼诺》

青春就是一场厄尔尼诺，

每一个彷徨在雨中的少年都是哈姆雷特。

为了你终将失去的，
或者曾经拥有过却永远不曾真正告别过的青春。

AP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厄尔

E' ER NINUO

尼诺

苏 昱◎著

El Niño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厄尔尼诺/苏昱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396-6138-4

I. ①厄…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2976 号

出版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姜婧婧 刘畅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5714687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宁财神

和小雨认识快二十年了，我变了许多，他却似乎没怎么变过，腰围没增，头发没减，心气儿还在——在这个喧嚣的网文时代，这个家伙居然还在坚持纯文学写作。

他刚开始写小说的年代，文学还是挺神圣的一个词，我们见到纯文学作家时，无论对方名声大小、销量多少，都会致以尊敬的眼神，应该算是对文学的最后一丝敬畏心吧。

接下来的十几年，网络文学爆了，最初的网文作者，写字并不赚钱，现在的网文大家，年入过亿。无论如何，一个普通网民能靠写作致富的时代，都值得歌颂。

我相信，以小雨的聪慧与坚韧，只要他想，一定能学会类型文学的写作方式，以此赚不少钱，但他似乎并不想那么做，对这种人来说，写作与吃饭、呼吸一样，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他选择了

最不商业的写法,描绘自己那段真实而疼痛的青春。

有些人,写作,只是为了活着;有些人,活着,是为了写作。

苏小雨花了许多年,证明自己是后者。好吧,衷心为你鼓掌!

前 言

如果说北京少年的残酷青春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想,上海少年的残酷青春就应该是在雨中。这不是一部轻松的小说。它或许会让你看哭——为了你终将失去的,或者曾经真正拥有过却永远不曾真正告别过的青春。朋友们都说我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家伙。仅有的几个没这么说我的朋友,都已经早早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把这部小说献给他们,为了我曾经许下的一个诺言。同时也献给我深爱的故乡——上海,还有那条永远沉默不语的苏州河。

目 录

序 ■ 001

前 言 ■ 001

01 里尔克 ■ 001

02 白兰花 ■ 011

03 桃花眼 ■ 023

04 樟木箱 ■ 033

05 剔骨刀 ■ 044

06 匹诺曹 ■ 056

07 夏雨雪 ■ 067

08 海上花 ■ 077

09 王国维 ■ 088

10 机器猫 ■ 099

11 小黑裙 ■ 110

12 瘦金体 ■ 120

13 树袋熊 ■ 131

14 皮条客 ■ 141

15 拆白党 ■ 151

16 衡山路 ■ 159

17 张爱玲 ■ 168

18 盲剑客 ■ 177

19 亡命徒 ■ 188

20 丧家犬 ■ 198

- 21 杀无赦 ■ 208
- 22 死刑犯 ■ 217
- 23 知更鸟 ■ 227
- 24 狐狸脸 ■ 238
- 25 双城记 ■ 247
- 26 审判日 ■ 256
- 27 雪在烧 ■ 268
- 28 草帽歌 ■ 277
- 29 苏州河 ■ 287
- 30 新世纪 ■ 299
- 31 大提琴 ■ 309
- 32 索多玛 ■ 318
- 33 在雨中 ■ 327

01 里尔克

“你的英文名叫‘Rainer’？”她拈起我的名片看着，煞有介事地惊呼一声。

“知道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著名的奥地利诗人也叫这个名字——Rainer Maria Rilke（里尔克）。诗写得棒极了，一生也特别浪漫传奇。所以——”她故意将尾音拖长出略带沙哑的性感意味，抬起精心打理过的纤翘睫毛，眼神妩媚如狐地冲我莞尔一笑，“后来，人们都传说他是被玫瑰刺手而死的。”

“你是在提醒我小心别‘中标’吗？”我不动声色地回以淡然微笑，视线落回晶莹剔透的柯林斯杯中，沉入被我缓缓晃荡许久却澄澈依旧的湛蓝色液体，同时将搁在吧台下的另一只手搭上她的膝侧，用指腹与掌心细细摩挲着她柔薄的丝袜。

“你为什么 would 给自己起这么特别的一个外文名？”她面不改色地追问道，双眸一眨不眨地凝望住我，呼吸开始变得跟目光一样濡湿。

“如果我告诉你它的由来，你会听哭的。”

“嘁！我才不信呢。”她神气活现地一扬下巴，借捻灭烟头的动作夹紧双腿，抿了口我为她点的龙舌兰日出，凑近我的鼻尖眨了眨眼，“要不，我们换个安静点的地方，你说给我听听？”

半个小时后，我躺在酒店客房的床上，看着卸去彩妆的她以充满镜头感的妖娆动作徐徐褪尽衣衫，活似百老汇音乐剧舞台上一只捕随追光落场的“杰里科猫”一般，自我两腿间缓缓爬入我的视野，一头柔顺的长发如瀑布般洒落在我胸前。

这是一个年轻的上海女孩。在夜总会包厢里第一眼望见她时，我就回想起一个自己曾经深爱过的姑娘。现在，我拉严窗帘，掐灭烟头，关上房间里所有的灯。于是，沉昧如雾、缭绕如烟的濡湿黑暗中，她俩模糊在悠长岁月甬道两端的面孔终于叠影在一起，一样地年轻，一样地美丽，一样地让我悲伤得不能自己。所以我没再发出任何声息，沉默地与她在黑暗中亲吻缠绵，交融一体，甚至没有阻止她用美剧腔十足的英语过于老练地叫床，并在她猛然飞扬起脸庞的最后瞬间，用力闭紧了干涩的双眼。

从洗手间里出来，她动作麻利地穿戴整齐，落座枕畔，就着壁灯的昏黄光晕，一边十指灵巧地将尚未干透的长发在脑后重新盘绾成髻，一边若有所思地打量了一会盯着电视机屏幕默默抽烟的我，最后，略带迟疑地问：

“我……让你不开心了吗？”

“哪有的事。”我疲惫地扭转头，勉力地从嘴角向她撇出一丝苍枯

的笑：“体谅下老人家吧，很久没跟你这样年纪的孩子这么玩命过了。”

她不无探究意味的凝视与我荒凉无甚表情的回望静静交缠片刻，她终究没再多说什么，探身抓起我早已搁在床头的一沓钞票，手法老道地清点过数目，收进自己的名牌手包。随后，摸出一盒细长火柴盒造型的法国绿 Fine（一种法国香烟），抽出一根点上，随我一同吞云吐雾地看向电视。

电视里，两位气象专家正在口沫横飞地探讨导致当前全球气候异常的“厄尔尼诺”现象；屏幕下方，一行醒目的粗体字循环滚动播报着一条中央气象台向上海地区实时发布的台风红色预警。

“什么奇怪的破天气！真是折磨死人了……”她嘟哝着发了句牢骚，不耐烦地将刚抽一半的烟在我胸膛上的烟灰缸里捻灭，转脸对我说，“既然你不需要我留下来陪你过夜，那我可就先走了哦——姐妹们在‘新天地’组织了大 Party（聚会），我现在赶过去估计还来得及。”

“外面还在下雨。”我提醒她，“你下楼后，记得到大堂服务台要把伞，把我的房号报给他们就行了。”

她定定地乜觑了我一会，伸手过来抚摸了一下我的脸，摇头叹气：“真是个细心体贴的老年人呢……感觉我都快要爱上你了。”

“我真荣幸。”

“别忘了存我的电话。回头等天晴了，找个阳光特灿烂的下午，我们可以出来一起喝个咖啡，我还真挺有兴趣听听你的故事。”她站起身，“伞就不用了——其实我有个怪癖，蛮喜欢淋雨的。”顿了顿，“况

且……你不觉得,这种鬼天气,其实特别适合有一个像我这样脸蛋漂亮、身材棒、气质又佳的美女,把自己灌醉到性感得不得了,在雨中昂首挺胸地站到老法租界空荡荡的十字路口正中央,对着夜空放声高唱一首 *Memory* 吗?——真巧,正好今天我还穿了条特应景的 LBD(小黑裙)呢。”扑哧一声轻笑,来自自然的年轻嗓音,不再刻意拿捏出成熟腔调。

“对了,”她一边走向门口,一边用轻松的口气又说,“忘了告诉你了——先前在酒吧里,我跟你提到的那个跟你同名的奥地利诗人——那个里尔克,他真正的死因不是什么玫瑰刺手,而是死于伤口慢性感染引发的败血症。”接着,她意味深长地暂停住,放慢语速,“听人说,那是特别悲惨的一种死法,死得很慢很慢,很痛苦很痛苦。”

“谢谢你让我长知识了。”我庆幸在玄关换鞋的她看不见我倏尔失控的表情。

“不客气!”她踩着高跟鞋立定在门前,回眸冲我粲然一笑,瞳孔中闪烁出一丝狡黠——我毫不怀疑这个女孩的心思缜密与眼光犀利:先前跟那桌香港人应酬时,尽管我说的是一口自认纯熟的粤语,她还是一眼就看出来我是个上海人。

“那就……再见喽!”她向我挥手道别。

我也笑着冲她默默挥手——我不习惯轻易对别人说再见。

房门落锁。我掐灭烟头,把她留在床头的写有她手机号码的便笺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关掉壁灯和电视,呼吸着闷湿黑暗中若有似无

的白兰花香气，很快便昏沉沉睡去。

然后我做了个梦，梦见了阿米。

梦中，我和阿米手牵着手，在轻飘飘的细雨中慢悠悠地走着。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晓得我俩这是要去往哪里。四周围静悄悄的，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细细密密、闪闪烁烁的雨丝，无边无际、无声无息地落下，如烟如雾、如网如织地笼罩着世界，缠裹住我们。

“芋头，你知道为什么下雨天我不爱打伞吗？”阿米用轻若耳语的细小声音问我。我摇头，叼着被雨淋湿的烟，茫然地在裤兜内摸寻打火机。她低下头，挣脱我的手，甩起湿漉漉的长发，像一头轻盈的小鹿向前跑去。

她越跑越远，然后停下，转回身，提着湿淋淋的裙子遥望向我。隔着茫茫雨雾，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只见她举起双手，围拢在嘴边，似乎很大声地对我呼喊了一句什么。但是，就在这一刹那，我什么都听不见了，滂沱肆虐起来的雨水蒙裹住我的脸，汹涌如涨潮的苏州河水一般，无孔不入地倾灌进我的耳朵、鼻孔、口中，开始烧灼我的喉管、刺痛我的双眼，让我无法呼吸、不能言语，想挣扎却没有力气动弹，最终眼前只剩一片黑暗……

黑暗里，我猛然从梦中惊醒，发觉自己已泪流满面。

“趁着青春还没结束，干掉自己吧。或许，还来得及。”在我还年轻的时候，一个名叫严浩的家伙曾这么对我说。

我没那么做,于是我如今终于过上了看似体面充实的所谓中产阶级生活:我居住在红尘涌动的三里屯南街,出没于 CBD(中央商务区)的顶级写字楼,在服务员都足够安静的固定餐厅吃饭、喝下午茶。或者揣着厚厚一沓 VIP 卡,从一座城市飞到另一座城市,从一间酒店睡到另一间酒店。晚上,看英语频道的节目,回大洋彼岸的邮件,或者在夜店里,面带微笑地看着客户把手伸进陪酒小姐的衣裙,合上签好的协议书,不动声色地为他们订好酒店房间并付掉台费。

在远远告别了台风与海潮的京城,操着一口被经年沙尘研磨出的伪京片子,几乎已经没人还能看出我是个上海人。

许多年过去了。像所有苟且偷生的成年人一样,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埋藏着自己的青春往事。我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灵魂苦痛的真正根源,因而心甘情愿地戴着假面具,为没有任何希望的渐渐老去和没有任何出路的庸庸碌碌编造着种种自欺欺人的堂皇借口,行尸走肉得兴致勃勃。我所相信的是,埋藏比死亡更深,遗忘比生命更长。然而,总会有那么一些猝不及防的时刻,不经意间,它们如同在暴雨中涨潮的苏州河水,势不可挡地澎湃而来,令我像此刻这样泪流满面地从梦中惊醒,绝望地发觉自己已沦陷于它们的重重包围之中,无处藏身,无路可逃。

无边无际的沉沉黑暗里,一幅幅早已斑驳潮黄的画面压迫着我的视网膜,带着令人眩晕的呼啸声从眼前疾速掠过:我看见白兰花在皎洁的月光下怯怯绽放,看见梧桐树在盛夏的晚风中瑟瑟颤抖;看见在

雨中提着裙子遥望我的阿米，看见独自踽踽走向夜雾深处的赵志鹏，看见在雪花萦绕的路灯下吹着口哨向夜空抛起硬币的严浩，看见在黄昏中的外白渡桥上迎风扬起脸庞、缓缓张开双臂的夏雪……

被回忆层层密密缠裹到濒临窒息的我，就像一个灭顶于苏州河中的溺水者，纵使出于下意识的求生本能，已经疯狂地打开房间里所有的灯，也依然无法点亮自己与世隔绝的苍凉视野——于是，我不得不绝望地省悟到，这才是我行尸走肉般苟营残生所拥有的真实世界：只有我茕茕孑立的黑色荒原，寸草不生，雨一直下。

于是我便知道，那些被我煞费苦心去遮掩和粉饰的古早伤口，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愈合，它们就像一丛丛妖冶的黑色花朵，桀骜狂野地盛放在我腐朽破败的躯壳内，兀自溃烂着，感染并扩散着。而在厚硬的、脏污的片片血痂之下，那些仍旧有着心跳与呼吸的、从未曾真正被我埋葬和遗忘的时光——那些空虚而又决绝的青春和那些卑微而又闪耀的感动，都终将随我一起，慢慢地、无可挽救地消失在岁月里，就像在雨中流淌过面颊的泪水……

然而，正如严浩所说，一切都来不及了。

我没有给女孩讲述我英文名的由来，而且我骗了她：我知道里尔克是谁，知道这个才华横溢的倒霉蛋一屁股血泪史的悲惨人生。我不仅读过他的诗，甚至此时此刻，在我墙角的行李箱里，就藏着一本比我更苍老的《里尔克诗集》——一件来自民国三十二年的破旧古董。

撒谎,是因为我不愿意让别人察觉到我的难过。

不要告诉别人你的难过。“难过”这种东西,就像插在自己胸口的一把刀,拔出来给别人看,无非只是让别人也被溅上一身你的血,救不活自己,还把别人也给弄脏了。

这也是严浩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我相信他的话。因为,此人是我这一生中唯一一个曾以兄弟相称的朋友。

是第一个,或许也是最后一个。

我与严浩的初次相逢,是在一个下着绵绵细雨的仲夏午后。那是已遥远得恍如隔世的1991年。那年春天,得益于一位刚跻身入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列的大学老友进京赴任后亲笔签发的特赦令,我的外公终于被摘掉大右派的帽子,我身为下放知青的父母也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回城夙愿,甚至都被“妥善”安置了工作,分进苏州河北岸一家大型国有棉纺厂,一个当了纺织女工,一个做了锅炉房的烧水师傅。不过据母亲讲,这家纺织厂其实原本就是我们家的,解放后被外公捐赠给了国家——每当提起外公当年干出的这件事时,母亲的口气里总是满含鄙夷,面色阴冷得足以让一旁的我和父亲同时结冰。

就这样,那年暑假,我也迎来了自己有生之年的第一趟出远门:从自莅临人世之日起便画地为牢至今的苏北小县城,来到了过去只在地图上看见过的故乡——上海。